

长声闲话



美在青苔

李长声 著





美在青苔

李长声 著

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在青苔 / 李长声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14.8

(长声闲话)

ISBN 978-7-108-04783-0

I. ①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文化研究—日本
IV. ①G13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3523 号

责任编辑 韩 冰 封底撰文 傅月庵
装帧设计 康 健 扉页刻印 周之江
责任印制 徐 方 纹样支持 一芯社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125

字 数 175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
定 价 3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前 言

若说我和三联书店的交往，可谓久矣。

初，编一个有关日本文学的杂志，结识了前辈沈公昌文，当时他主编《读书》杂志——沈公也曾主掌三联，但结交几十年，和很多人一样，从来只把他当师友。后随潮东渡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沈公嘱我写写日本事，这就是我今生作文之始。

藉编辑及写作，与三联交往至今，算来已亲近三四代编辑了。这么持久地扶植一位作者，大概是三联的传统，却也像是我偏得。三联给我出版的第一个集子《东居闲话》，责编是卫纯，翩翩少年。其实，更早些年在辽宁出版《东游西话》，收在《书趣文丛》里，那就是沈公和吴彬策划的选题。扬之水审编过拙稿，有了大名之后还为我拨冗作序。《读书》

也曾约董炳月兄写过关于我的书评。

郑勇是卫纯的头儿，酒桌上有人说项，他慨然要给我这个三联老作者出文集，总编李昕兄也另加青眼，幸甚至哉。后来郑勇带着卫纯接手《读书》去了，这事儿就完全由韩冰打理。也真是有缘，她在日本读书时就相识，那种日本式认真，从申报选题到选目定稿，令我感动不已。

我写的是随笔。年轻多幻想，正好写小说；年过不惑，就应该写写随笔罢。又自我规定为知识性与趣味性，也就是有益而有趣。有益而无趣，难以读下去；有趣而无益，不读也罢。还需要点淡泊，对于热血的读者来说却近乎泼冷水。在东京或北京偶遇私所仰慕的名人，提及上大学或研究生院时读过我在《读书》上的专栏，每每令我感叹当年世无英雄，也不禁暗喜自己不枉为过客。

我写作向来是认真的，很有点处女座性格。所写内容局限于文化，因而逝者如斯，读来似乎也并无过时之憾。这种写作大概客观上也算是一种文化交流。或许有助于了解，但关系的好坏未必取决于了解或理解。兄弟阅于墙，彼此很了解；理解万岁，并非万能。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也带来过战争，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日本与中国么？

几乎每次进京都要和沈公等人聚会，只要有他在，满座皆欢。那情景掠过脑际，不由得“山寨”一首我爱读的马悦

然汉俳：

老手点了菜

面前孤立一瓶啤

要说玄宗啦

李长沛

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

记于东瀛高洲

目次

观音菩萨的脚 . 1

脚气 . 5

学步 . 9

红指甲 . 12

肚脐眼儿 . 14

头发 . 17

发型 . 22

脸 . 26

胡须 . 30

眼 . 34

大刀向三岛由纪夫的头上砍去 . 37

裸祭 . 41

单说接吻，不说天皇 . 45

古今屎尿谭 . 49

屁文章 . 52

笑笑笑 . 56

作家起名 . 59

旧军装与超短裙 . 66

内裤，女人的 . 69

水兵服 . 73

贪看苍蝇搓手脚 . 76

形或型 . 79

歪瓜裂枣之美 . 83

美在青苔 . 88

地震 . 92

台风 . 94

八景 . 98

东京的胡同 . 102

缺电与阴翳之美 . 105

四帖半 . 109

书斋妄想 . 113

大黑柱 . 117

藏 . 120

大盗与浴桶 . 124

弃之如木屐 . 128

风铃 . 131

茶碗 . 134

结 . 138

鲤帜 . 141

招猫 . 145

天狗 . 149

章子怡演的啥东西 . 152

村上春树的猫 . 156

鼓上“巴” . 162

观能 . 166

浮世绘 . 171

春画 . 179

北斋漫画 . 183

天心 . 187

梦二美人 . 196

画鬼 . 204

绘本 . 208

日本漫画与漫画日本 . 211

鲁山人与毕加索 . 214

感觉俳句 . 218

金刚立目的芭蕉 . 222

蛙跳水 . 225

俳句是第二艺术 . 229

阿久悠的宪法 . 233

漫谈 . 238

国骂 . 242

雅从何来 . 246

幽默以及滑稽	. 250
从高雅到低俗	. 255
茶·茶道·煎茶道	. 261
北野武拔刀	. 267
弓道	. 270
日本刀	. 275
工巧	. 280
艺伎今昔	. 283
艺伎与总理大臣	. 287
艺伎与日本文化	. 290
搞笑艺伎	. 293
丑陋的相扑	. 297
贵人的牛车	. 301
又是樱花散落时	. 305
代后记：日下散记	. 312

观音菩萨的脚

有人说日本人凡事取向缩小，这大概是不错的，但实际上，被说成恰恰与之相反的中国人有时也欣赏缩小，例如缠足。可能本性毕竟是扩大与夸张，所以把小也缩得太夸张，金莲要三寸。对于女人的脚，似乎全世界审美都倾向小。单说日本，17 世纪末井原西鹤的色情小说《好色一代女》把美脚定为二十来厘米，而谷崎润一郎说，明治女人好看的小巧玲珑，简直能放在掌上。不过，唯有最讲究中庸、讲究过犹不及的中国人却最爱走极端，全国上下齐变态，以至如今被外人说起缠足这事还脸红。

日本人善于而且惯于拿来人家的事物以及文化，但也有拿不来或者没拿来的，例如缠足。到了中国人醒悟缠足是恶习的时候，日本女人的脚就引人注目了，美的是天然。清末

很先驱的人物王韬渡海东游，欣赏的“最是舞裙斜露处，双趺如雪似观音”。到底是菩萨，不曾被中国人塑造一对小脚丫，逃过一劫。这正是：域中一统到梵家，汉语铿锵诵法华。菩萨若非能普度，一双小脚立莲花。王韬说的是艺伎。江户时代艺伎一般穿白布的双叉袜子，黄遵宪咏之“鸳鸯恰似并头眠”，惟其深川（在东京江东区，那里仍残存艺伎）一带的艺伎冬天也不穿袜子，很有点飒爽，以此出名。可能那双脚也像脸一样涂了白粉。全身被绚丽的和服裹得如同铺盖卷，只露出脚来，就带有原始性，甚而还显得神圣。浮世绘常画这样的艺伎或色妓，撩拨人心。

周作人那一辈初抵日本仍然要赞美女人“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，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情”。不光中国人，早年欧美人也赞赏日本女人的脚。莫赖斯有“德岛小泉八云”之称，当过首任葡萄牙驻神户领事，在日本生活三十多年，1929年病故于德岛（在四国岛上的德岛县）。他介绍日本，有一篇《灿烂的脚步》，写道：“日本女性用和服把小小的身体整个包起来，多半场合连手也藏在大袖子里，只露出小赤脚，实在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美。”

1940年佐多稻子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光脚丫女孩》，是这位普罗文学女作家最畅销的作品，甚至有人曾想借这个题目拍电影。十五六岁的女孩叫桃代，冬天里也光着脚和小狗赛跑，

被镇上的小伙子们看见，叫她“光脚丫女孩”。她就想：“自己只是厌烦穿布袜子才光脚，好像这就让人看着奇怪。这个绰号显得我有点被人爱怜，仿佛从外部看见了自己野生野长的粗野姿态。”女孩的性意识从脚上觉醒。

80 后来日本的这一代人，对女人的脚应该不大在意了，因为中国女人夏日穿凉鞋，前面蒜瓣，后面鸭蛋，早已不是隐秘之物。但我有个好奇，那是读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读来的：无所事事的男人觉得那个女人简直清洁得出奇，“好像连脚趾底下的洼沟也干干净净”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怎么就想到那儿去了呢？不过，很快也就明白，脚经常赤着裸着跣着，底下的洼沟当然难得干净，藏污纳垢。后来又读到用普罗文学理论写俳句的栗林一石路的俳句，给死去的妻擦拭脚掌的污垢云云，多少感觉了那种无产阶级的哀伤。

赤脚穿木屐或草履，日本称之为“素足”，打赤脚叫“裸足”。李白咏越女，说“屐上足如霜，不着鸦头袜”，留学日本似不妨拿来当题目，洋洋洒洒写一篇从“素足”至晚于唐代传入日本，看中日文化的历史走向之不同。明治年间来自大清国的黄遵宪们感叹“足如霜”时日本人开“穿革履，无不袜”，关注的是大腿粗细长短的人欧问题了。穿和服亭亭玉立，走路就要走内八字，这内八字穿草履走起来才可观。穿迷你裙或牛仔裤走内八字，好似哪位在马路上迈模特的猫步，

足以骇人。对脚的赞美，似乎一般都只见其白，大白于天下，至于形，比方说它像张开的折扇，倒不大听说。

说到脚形，日本文学当中最有意思的是谷崎润一郎描写的“疯癫老人”。这老人已完全丧失性能力，但可以用各种变形的、间接的方法感受性魅力，他迷恋儿媳妇飒子的像柳鲱鱼一般柔嫩而细长的脚，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五个趾头一个一个捏着看，进而跪着捧起来，把大拇趾和食趾、中趾都塞进嘴里。毕竟是无能，事态不曾按弗洛伊德的恋物癖理论从局部发展下去，以至裸体，让我们的鲁迅给一句冷嘲，而是更具有喜剧性，令人佩服谷崎这位大作家晚年的想象力。他写的是自己，那儿媳妇也是真的，叫渡边千万子，几年前出版《谷崎润一郎·渡边千万子往复书简》。老人没疯癫成燕太子丹，把“美哉手也”砍下来，或者阿部定，把男人的那话儿割下来带走，他要拓下飒子的脚形，刻成佛足石，给自己当墓石，长眠其下。飒子“只要想到用自己的脚做模型的佛足石，就听见那石头底下的骷髅哭泣。一边哭一边叫喊：疼啊，疼啊。叫喊：疼但快乐，无比快乐，远远比活着的时候更快乐。叫喊：再使劲儿踩，再使劲儿踩。”不消说，疯癫老人死后，周围的人是不会满足他的欲望的，一句话便了结一切：变态。

脚 气

黄遵宪《日本杂事诗》咏的是杂事，但杂到脚气，就实在有趣了。

清末，他作为中国第一批驻日使节在日本度过四年余，曾见到一位日医，善用水蛭治脚气。此方为中国所无，那日医便谆谆央求，日后作《杂事诗》续编务必把他补进去，为之传名。黄遵宪真就给他写了一首，曰：“是何虫豸竟能医，药笼同收败鼓皮。搜得龙宫方外药，补笺脚气集中诗。”或许身为广东人，想到“香港脚”，特意为家乡父老介绍一个海外偏方也说不定。不过，看来那方子并无效用，不然，何至于今，日本人仍然为脚气所苦。

日本人喜洁，这是全世界都不吝恭维的，甚而讽之为洁癖。乘车戴上手套抓把手，如果不是怕自己把病传染给乘客，

那就真有点洁癖，但一般来说，他们的喜洁还是在正常范围里。至于泡澡，已超出洗浴的层次，是一种享受，和我们泡脚差不多。早年住宿舍，晚上得便，总要从锅炉房打来两暖瓶热水，一瓶倒进搪瓷盆，试探好一会儿逐渐把双脚浸到水里，然后不断把另一瓶热水续进去，这就不属于洗脚，而是当年的最高享受了。正因为是享受，经济一发展，洗脚店满街，用草药泡，并施以按摩什么的，繁盛超过日本泡温泉。上世纪80年代后半，整装东渡，兴奋之余不禁为足下犯愁。因为听说日本习惯是脱鞋进屋，像电影上演的，警察敲门，高仓健演的杜丘赶紧从门口把皮鞋拎过来躲藏，而且赤脚奔逃，可以从人家门前偷鞋穿，那么，他们的“靴下”、“足袋”应当闻不到气味喽。可当时中国兴穿尼龙袜，臭气扑鼻，事关国格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走进日本，经济繁荣到绝顶，适有新袜子上市，叫“通勤快足”，破天荒电视做广告，卖点是“抗菌消臭”，我由是释然，无复疑虑——日本人的脚也是臭的。

惊奇的是抗菌，抗什么菌？原来是巢居脚上的白癣菌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脚气。瘴雾溽湿之地，容易得这种病，但是打赤脚，扎草鞋，生活得自自然然，问题不至于严重。香港穿上了英式皮鞋，闷不透风，脚气就大长特长了，叫它香港脚，明摆着是西方生活方式病。日本把脚气叫“水虫”，